

羣奸喋血

萬 墨 林

——滬上往事之二十一——

李士羣火拼吳四寶

筆者在「中外雜誌」七月號，寫八年抗戰時期，敵偽羣雄的醜態百出，喋血火拼，寫到上海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偽特工總部頭目李士羣，和橫行滬上，無惡不作的吳四寶，因為利害衝突，開始出現裂痕，終而演出內訌，自相殘殺的端倪。從這一個月以後，便以中外讀者紛紛要求，插寫一段「民國四大美人」，是即為胡蝶、徐來、譚雪卿與黑貓王吉。

為這一個專題，前後一共寫了三個月，到「中外雜誌」十月號為止，總算交了差，把「民國四大美人」寫完了。但是在這三個月裏，中外各地「中外」讀者囑我續寫「凶神惡煞」的函電又是紛至沓來，如雪片般飛到。這真應了舊說部上「一支筆顧不了兩頭」的那一句話，無可奈何，推辭不得，只好寫完結「美人」，再寫漢奸羣相，必需說明的是，這一篇「吳四寶一命歸陰」，仍還是接着「凶神惡煞」寫的。

在「凶神惡煞」一文中，筆者已將李士羣、吳四寶凶終隙末，發生內訌的遠因和導火線，略略的交代一過，李士羣是個老共產黨，陰險狡獪，心黑手辣。吳四寶則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強盜殺胚。敵偽時期在上海，曾有人將李吳鬥，比做太平天國的東王楊秀清，和北王韋昌輝之間的「兄弟交訌」，其實，李士羣的辣手遠非楊秀清所可比，而吳四寶的殘毒，較諸韋昌輝尤有過之，所以，這裏所寫的雖則是一頁醜史，但是精采的程度，相信會超過天國內訌之上。

一般說來，李士羣有謀無勇，吳四寶有勇無謀，祇不過，李士羣的老婆葉吉卿，是個相貌平平，俗氣得很的女人，吳四寶却有一個聰明伶俐，幾乎男性化了，人也長得漂亮的續絃妻子——余愛珍。

李士羣存心要鬥

四寶，但却不能不有所顧忌，第一，靠吳四寶和他那幫不要命的學生子打出來的「江山」，吳四寶的財富正在滾雪球般的增加，吳四寶在上海有錢有勢，兼以他的黨羽

密佈上海各處，李士羣就很駭怕自己的力量鬥不過他。

第二、吳四寶憑他在上海的財與勢，連偽府要人都不能不跟他深相結納，狼狽為奸，再加上余愛珍靈活的交際手腕，跟周佛海、陳公博、褚民誼、丁默村、錢大魁之流都套上了深厚的交情，例如余愛珍遊南京，巨奸褚民誼即會親自招待遊湖。彼此間當然有些秘密的勾結，光是這一層，就使李士羣有了投鼠忌器的顧慮。

在這種情形之下，縱然吳四寶已經離開了七十六號，縱使七十六號已經牢牢的在李士羣的掌握。但是，李士羣如果用自己的特工武力暗殺吳四寶，在事實上也是絕無可能的。——李士羣、吳四寶勢同水火，兩「雄」不容並立，最嚴重的一段時期，李吳兩家統統都架起了機關槍，彼此壁壘分明，嚴陣以待，那種架勢就像是兩國之間的對陣交兵。

暗殺既不可能，李士羣要想鬥倒吳四寶，唯一的途徑，便是抓牢他劫掠、綁票、殺人、放火



汪精衛的親信褚民誼，聲色犬馬，無所不嗜，余愛珍遊南京，他即親自伴美，泛舟玄武湖。

，無所不為的罪證，利用偽政府的力量，把吳四寶捉進監牢，經過公開審判，然後明正典刑。

然而李士羣幾經計議，他的部下認為這一條路也是根本行不通的。此無他，倘使吳四寶在公開審判的時候，把他和偽府要人間的秘密勾當全部抖了出來，那李士羣可就「吃不消，兜着走」了。

兩條路都行不通，李士羣就只有迂迴側擊，

另出一支奇兵了。

首先，他用穿心戰術，先離間吳四寶和他老婆余愛珍的感情。當年，吳四寶在七十六號的那一段時期，由於「工作」上的關係，李士羣不但非常賞識余愛珍的歪才，而且還跟她相當的接近。吳四寶被踢出七十六號，雙方分道揚鑣，李吳兩家面和心不和，彼此還是時有往來。於是李士羣便用盡心計，多方設法，他總是在有意無意之

間向余愛珍表示好感，只是在背底裏，却另有一套說法，他心想只要使吳四寶和余愛珍這一對分開，吳四寶就會成爲一隻沒頭老鼠，不難併力一擊，把他這個心頭刺，眼中釘連根拔去。

賄買日憲大舉圍捕

舉例來說，諸如有那麼一天，黑貓王吉的老公賭徒潘三省過生日，在他的豪華宅邸大開筵席，還在大廳舞台上票戲。那一天，偽府要人如周佛海、陳公博、丁默村、李士羣等等全都到了，吳四寶夫婦也在被請之列，七十六號名義上的正主子丁默村一時興起，他要粉墨登場，票一齣「白門樓」，飾演呂布一角，當那一齣白門樓唱完，李士羣便斜七色眼，直勾勾的望着長身玉立的余愛珍，親暱跟她說：

「愛珍，你的京戲唱得那麼好，何妨也來亮亮相，讓大家飽飽眼福？」

起先，余愛珍還在推辭的說：「那怎麼行呢？在座都是行家，我的玩藝兒怎麼拿得出來呢？」但是，禁不住李士羣一再相勸，在座羣奸一致起鬨，一向愛出鋒頭，個性也蠻爽快的余愛珍，她只好一口答應了下來。

然而，那一天她却似有意若無

意的，偏偏唱了一齣「賀后罵殿」。

台底下的李士羣，拼命的鼓掌、喝采、捧場，看得吳四寶心頭極不是滋味。可是，余愛珍唱完以後，他却悄聲的跟他隣座說：

「吳太太真厲害，她還會藉此機會，在舞台上罵了我們一頓咧。」

這句話被吳四寶的朋友聽到了，暗中去告訴了吳四寶。吳四寶回家去跟余愛珍一商量，余愛珍想了一想，便當機立斷的說：

「這便是李士羣的三刀兩面之計，可見他殺機已起，你要小心的戒備！」

吳四寶奉「命」唯謹，從那一天起，他家裏樓上樓下，都架起機關槍，同時，叫他的徒弟徒孫，在他家附近來往逡巡，嚴密防備，把他他自己的家裏，變做了一座銅牆鐵壁。

消息很快的就傳到李士羣那邊，李士羣心知雙方正面衝突已無法避免，他立刻就採取了同樣的措施。家中架起機關槍，跟吳四寶一樣的足不出戶，唯恐吳四寶來上一次突擊。

就這樣，李士羣與吳四寶即將火拼的馬路新聞，揚揚沸沸的傳開，雙方面，一直僵持了好幾天。

整日价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，使做賊心虛的李士羣也有點受不了啦，他終於想出了「借刀殺人」一計，花一大筆錢，買通了日本憲兵隊，把吳四寶作惡多端，堆積如山的犯罪案卷統統繳過去，使日本憲兵隊「認定」吳四寶罪無可道，立刻下一道命令，派兩百名東洋憲兵，捉拿吳四寶歸案。

出動兩百名日本憲兵，已經够得上算是一次

大陣仗了，在李士羣的心目之中，以為日本憲兵一出動，吳四寶的徒弟徒孫一定不敢起而反抗。但是他却不曾料到，吳四寶的黨羽多如牛毛，他在各方面都佈置得有限線，即使日本憲兵隊裏也不例外。因此，當兩百名日本憲兵倉夜出動以前，他先已經得着了消息，——東洋憲兵前來包圍捉拿，這一驚確實非同小可，吳四寶放下電話，便翻牆逃走，由他的徒弟徒孫簇擁掩護，躲到了一個非常隱秘而且安全的地點。

大隊東洋憲兵到吳家去撲了個空，這才曉得消息早已走漏，日本憲兵隊捫不起這個台，於是繞騎四出，到處搜捉，把上海市鬧得天翻地覆，祇是，吳四寶却有如鷄飛冥冥，誰也捉他不到。

魔王夫婦越垣而逃

李士羣向來有一個習慣，每逢他要對「自家」下手，他必定托詞「赴京公幹」，到南京去打一轉，等對方被處置了以後，再「若無其事」的同上海來，表示幹掉某人某人，和他絲毫無關。這一次唆使東洋憲兵捉吳四寶，自然也不例外。

這一頭，在上海，吳四寶預先得到消息往外一逃，余愛珍心急之餘，不暇考慮，她拿起電話來，就打給和她已經相當要好的胡蘭成。

頭一次，電話沒有打通，余愛珍心中一駭怕，她也逃離了自己的家。

也躲到了一處安全地點，余愛珍十萬火急的跟胡蘭成再通個電話，電話接通，她一開口就說

「胡先生，方才有人通知我們，等一會將有大隊東洋憲兵，要把我們家包圍起來捉拿四寶。」

胡蘭成急急的問：

「妳現在在那裏？」

「我已經避出來了。」

胡蘭成再問：

「那麼四寶呢？」

「他比我先走一步，可是，東洋憲兵一定不會輕易放過他的。」

當時，余愛珍和胡蘭成兩個人，由於前來捉拿吳四寶的是東洋憲兵，一時還不會聯想到，這正是李士羣的「借刀殺人」詭計，因此，胡蘭成便認為應該向李士羣求援，他在電話中間：

「這樣吧，讓我打個電話到七十六號去，叫李士羣去跟東洋人疏通疏通。」

余愛珍一聲冷笑的說：

「找李士羣有個屁用，他正巴不得四寶早死

咧。」

胡蘭成回答他說：

「由我出面，李士羣不答應也要答應。」

胡蘭成的話說得極硬，余愛珍一方面要顧全他的面子，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大禍臨頭，六神無主的緣故，她只好順着胡蘭成的意思說：

「那麼，你就撥個電話過去試試看。」

放下電話再撥，七十六號的回答是——李士羣赴京公幹。

胡蘭成再問：那麼，他什麼時候回上海呢？

答覆是：「明天晚上一定回來。」

再問明白了確實的時間，胡蘭成回個電話給余愛珍，兩人一商議，決定還是等到李士羣回上海再講。因為，兩人一般的心知，憑吳四寶在黃浦灘上的關係，任憑東洋憲兵怎樣挨家挨戶的搜查，吳四寶還是有辦法熬得過這一二十個鐘頭的



余愛珍、王吉、葉吉卿這「幫偽」貴夫人「流連賭場，日夜豪賭，輸贏動輒巨萬。」

於是，次日黃昏，胡蘭成親赴上海北站，果然如時如刻的接到了李士羣。

正因為胡蘭成見到了李士羣，使得他和余愛珍，益發相信捉拿吳四寶一事，跟李士羣完全無關了。——就李士羣的慣例而言，他要處決一個自己人，必定避到南京，等那個人兩腿一伸，再回上海。那時節，誠然日本憲兵大舉出動，可是吳四寶既未被捕，更談不上被日本憲兵處死，那麼，豈非證明此舉與李士羣無關嗎？

其實，這不但是胡蘭成、余愛珍會錯了意，連李士羣自己，也是大大的事出意外。原來，根據李士羣和日本憲兵隊的祕密協議，在那夜二百名憲兵出動，逮住了吳四寶以後，日本憲兵立將給吳四寶注射一劑毒針，使吳四寶當場斃命。

日本人的慣於下毒，在國際間是出了名的。他們不單單製造出各種注射用的毒劑，用來毒害我國同胞，尚且培養許許多多的細菌和病菌，利用診病的機會，用來暗害我國的要人，這些微細已極，為目力所無法辨認的毒素，品目繁多，如傷寒菌、痢疾菌、虎列拉菌、黑死病菌，……應有盡有，無所不包，暗藏在藥物或食物裏面，足以慢性的致人於死。當然，如欲爭取速效，那更可以下劇毒，立時三刻置人於死地。

胡蘭成義助余愛珍

李士羣不惜以重金賄買日本憲兵，着眼點

正在於此，二百名憲兵包圍吳四寶家，他深信吳四寶的徒子徒孫，絕對不敢跟日本憲兵交兵接仗，血肉相拚。於是，日本憲兵準能把吳四寶逮着，然後，再給他打一劑毒針，那吳四寶還活得成嗎？

此所以，李士羣從容自在的走了一趟南京，祇為補辦一項手續，到南京偽政府主席汪精衛跟前，痛陳吳四寶的諸多罪狀，向汪精衛討一張「嚴行緝拿，就地正法」的通緝令。然後，再回到上海去，看一看吳四寶劇毒發作，七竅流血而死的屍首。

殊不知，就由於吳四寶耳目衆多，消息靈通，而使他這一個如意算盤落了空。

胡蘭成在上海北火車站接到了李士羣，眼見李士羣本人，和他的隨身衛士，以及七十六號前往迎接的諸人，一個個都是神情黯淡，面容肅穆，他還不知道這究竟是為什麼？其實，在李士羣和他的衛士們，是在貓哭老鼠假慈悲，存心做戲給胡蘭成看。至於同往迎迓李士羣的那幫七十六號狗腿子們呢，則是人人都有一肚皮苦水，礙在胡蘭成的面，急切間說不出口。

李士羣下得車來，一眼見到了胡蘭成，還以為他是來與師問罪的呢，他雙眉緊皺，一臉慘淡，向胡蘭成「勉強帶笑」的問：

「蘭成兄，你是來接我的嗎？」

胡蘭成點點頭說：

「是的。」

李士羣略帶調侃意味的說：

「那我怎麼敢當呢？」

胡蘭成忙不迭的說：

「士羣，不管怎麼樣，你都要設法救一救四寶。」

一聽胡蘭成在說：「救一救」，李士羣立即憬悟他的借刀殺人之計業已失敗，吳四寶尚在人間，於是他眼珠一轉，見風使舵的說：

「四寶，他出了什麼事呀？」

胡蘭成信以為真，其實是他又被李士羣誣住了。他源源本本，將日本憲兵如何大舉出動，包圍吳宅，捉拿吳四寶的經過，說了一遍。

李士羣聽後急切的問：

「那麼，四寶並沒有被日本憲兵逮着了？」

胡蘭成斬釘截鐵的答道：

「當然沒有。」

倒抽了一口冷氣，李士羣勉力恢復鎮靜，他眼望着胡蘭成問：

「蘭成兄，你現在要我怎麼辦？」

「很簡單，」胡蘭成嘆以大義，振振有詞的答道：「上海還是中國的領土，不管戰勝或戰敗，我們畢竟還有我們自己的（偽）政府。誠然，吳四寶作惡多端，罪無可道，但是，現在是日本憲兵來捉我們中國人，像這樣下去，國體何存？所以在我認為，不管四寶有沒有罪，這一件事，必得你出來挺一挺。」

李士羣沉吟片刻，又問：

「四寶現在在那裏？」

胡蘭成據實作答：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於是，李士羣又問：

「愛珍呢？」

胡蘭成答覆他說：

「我可以隨時和她聯絡。」

李士羣抓牢機會馬上就說：

「那麼，就請你和愛珍聯絡一下，叫她和我見一次面，我們當面談談。」

胡蘭成很有把握的回答他道：

「好的，我明天陪愛珍到你家裏看你。」

「閑話一句啊！」

「包在我身上，不成問題。」

上了大當凶多吉少

但是，經過胡蘭成和余愛珍一再商議，上李士羣家見李士羣，却一直拖到了第二天早晨，忐忑不安的余愛珍，方始由胡蘭成陪同，在她家隔壁的李家露了面。當下一進客廳，就發現還有一位熟人在座，此人並非等閑之輩，在黃浦灘上也是大大的有名，他便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，担任南京防衛司令官，守南京而失南京的唐生智乃弟，唐家老四唐生明，電影皇后徐來是他的太太。唐生明和李士羣、吳四寶曾經做做劉關張桃園三結義，結拜為異姓兄弟。

唐生明一眼見到了余愛珍，立刻親切的上前慰問，一疊聲的說：

「阿嫂，受驚了。」

「我倒還好，」余愛珍凄然答道：「苦的是四寶。」

胡蘭成營救吳四寶心切，忙不迭的插嘴問李士羣道：

「四寶的事情，究竟怎麼樣？」

那李士羣的做工真好，他哭喪着面孔，還在兩手直搓的答道：

「這件事情，非四寶哥到日本憲兵隊自首不能了。」

胡蘭成和余愛珍齊齊的一驚，余愛珍脫口驚呼的道：

「哎呀，那可怎麼得了！」

但是，李士羣又神情肅穆，一本正經的說：

「不過，我可以和蘭成兄、老四，陪四寶哥同去。我用我的烏紗帽，外加我的身家性命作担保，保釋四寶哥回來。日本人怕我造反，他們一定會得答應的。」

余愛珍滿心憂急，格格難吐的說了一個字——

「這……」

胡蘭成也認為茲事體大，吳四寶性命攸關，李士羣的話不可盡信。他把余愛珍一拉，拉到隔壁小房間裏，兩個人嘖嘖喳喳的商量了好半天，然後再走出客廳來，由胡蘭成直接了當的告訴李士羣說：

「這樣做法太冒險，關係四寶的性命，我們還是不放心。」

這一下，李士羣急了，他指天矢日的說：

「你們三位都在這裏，燈光菩薩做見證，我李士羣倘若出賣弟兄，將來不得好死！」

余愛珍有點心動了，她望望胡蘭成，胡蘭成也認為萬般無奈，唯有出此下策，也許還有一線

生機，於是他點下了頭來。余愛珍就一口答應，當天去把吳四寶找到，送往李士羣家中，過一宵後，再由李、胡、唐三人，陪他走一趟日本憲兵隊。

當天，余愛珍果然如約找到了吳四寶，陪他同到李家，兩夫妻就在李家的客房睡下，翌日一早，李士羣就來叫門，說是要陪吳四寶上日本憲兵隊了。余愛珍心細，她馬上就問：

「胡先生還沒有來呢。」

李士羣飾詞推卸的說：

「他不去沒有關係的，有老四和我陪他去，保險萬無一失！」

吳四寶啞然無語，他祇好跟在兩位義兄弟，李士羣和唐生明的身後走了，臨去之前，他還回過來，安慰余愛珍一句：

「妳不必着急，一會兒我就會回來的。」

然而，等了好幾個鐘頭，急如熱鍋螞蟻的余愛珍，好不容易等到唐生明他們回來，頓時她便驚得呆了。因為，回來的只有唐生明和李士羣，分明不見吳四寶，余愛珍驚怔半響，顫聲問道：

「四寶呢，四寶呢？他怎麼樣了？」

李士羣却在輕描淡寫的回答：

「東洋憲兵隊長說，要扣留四寶哥幾天，調查調查，然後才可以保釋。」

余愛珍急得哭了出來，她拉住李士羣的胳膊問：

「李部長，你不是說過，四寶一到日本憲兵隊，就可以回來的嗎？」

「哎呀，愛珍，」李士羣急急的分辯着：「

妳也是吃過公事飯，見過點場面的，連這一層道理都不懂得，有罪無罪，總得關上幾天，做做樣子嘛。要不然，告狀的苦主怎能心服。」

余愛珍明知上了大當，她丈夫凶多吉少，但是事已至此，無可奈何。她傷心的哭了一陣，方由唐生明和葉吉卿再三勸慰，擦乾眼淚，回到她自己的家裏。

監牢裏當起小皇帝

吳四寶終於被李士羣騙進了日本憲兵隊，照常理說，他一進監牢斷無生理，可是，多虧余愛珍事先作了準備，她曉得日本憲兵也是要錢的，在李士羣家同房而宿的那一夜，就將身邊所攜帶的細軟，全部塞給了他，同時還再四叮囑，萬一日本憲兵隊要扣押，他就得捨盡錢財，上下打點。日本憲兵隊裏的上下下下，也曉得吳四寶巧取豪奪而來的造孽錢，富可敵國，只要扣住這一頭肥羊，不怕他家裏不拿大筆鈔票來孝敬。於是，日本憲兵就捨不得毒死吳四寶了，他們把吳四寶當做一股粗極了的財路，殺了他豈不是自絕財源了嗎？

如此這般，吳四寶的性命就又保住了，日本憲兵隊上下人等，沒有一個不會受過他的好處，拿過他極大的紅包，沒有一個不把他當做財神菩薩看待，這正好應了一句俗話：「有錢可使鬼推磨」，連也曾賄賂過的李士羣，也唯有徒呼負負。

吳四寶被關在日本憲兵隊裏，他的「派頭」真是大極了，監牢裏的飯菜，他從不曾喫過一口

，因為他的一日三餐，全部由自己家裏送來，山珍海味，大罍大盤，還帶得有各國名酒，吳四寶天天在監牢裏請客，日本憲兵天天陪着他喫酒席，大宴小聚，歡聲洋溢，剩下來的酒菜賞給同獄的難友，更不知贏得了多少人的感激。

所住的那一間囚室，不用說是整座監牢裏最好的一間了。高大寬敞，光線明亮，應用各物，更是色色俱全，一應齊備。吳四寶坐牢，衣服被單，天天更換，剃頭沐浴，還有專人到監牢來侍候。反正他的造孽錢多得用不完，無論什麼東西，都是只消開一聲口，於是，他對同獄難友，也是出人意料之慷慨大方。進監牢的那一天，他便「賞賜」全監獄難友一人一套內衣內褲，接着又是牛奶麵包，餅乾罐頭，使得全監獄的囚犯，沒有一個不對他感激涕零，口口聲聲在唸叨他的好處，認為吳四寶確是一位「非常人物」，人人都尊稱他為吳首領、吳大哥。

祇要吳「大哥」、吳「首領」一聲號令，全監獄的囚犯，一概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。不但如此，每天從早到晚，但凡經過吳四寶囚室的，無不立正鞠躬，向他請安，吳四寶在監牢裏儼然當起小皇帝來了。

有時候，跟難友們聊聊天，吹吹牛，牛皮吹豁了邊，吳四寶渾然已忘却自己正是待決之囚，命在旦夕，他大喇喇的答應難友們說：

「你們放心，我是很快就要出去的，一旦我被放出去，我自會向日本軍部辦交涉，把你們統統釋放。」

這麼一來，同獄難友更是要高呼萬歲，朝

朝暮暮的巴望吳大哥早日獲釋了。

問題在於，吳四寶是否真有獲釋之望呢？

自從吳四寶中了李士羣的陰謀詭計，自投羅網，束手就擒以後，真心想營救這個殺人魔王的，就祇有投閑置散，「大權」旁落的胡蘭成一二人而已。胡蘭成的肯於出力，當然是由於余愛珍的哭訴哀求，同時他自己也很憎恨李士羣殺人不見血的狠毒手段。李士羣把吳四寶送進了日本憲兵隊，就此和胡蘭成、余愛珍避不見面。當時李士羣擁有兩個漢奸官職，偽調查統計部部長，和偽江蘇省政府主席。偽調查統計部設在南京，偽江蘇省政府則設在蘇州，李士羣便以公務繁忙為詞，南京、蘇州兩頭跑，絕少在他的老巢上海出現。

追到蘇州逼到上海

前後足有兩個月之久，李士羣不曾到上海一步，他的用意唯在於避開胡蘭成和余愛珍的糾纏，李士羣躲在南京與蘇州，那胡蘭成便在余愛珍的苦苦哀求之下明查暗訪，一路追蹤。兩個人捉迷藏般的鬧了兩個月，終有一天，胡蘭成獲悉偽府主席大漢奸汪精衛要到蘇州去巡視「清鄉」工作，他心知李士羣這一下跑不掉了，便急急忙忙趕到蘇州去。

一到蘇州，胡蘭成便排闥直入李士羣的蘇寓，果不其然，李士羣在家，因為，汪精衛和一大批偽府要人，全都住在李士羣的家裏。

曾為汪精衛的親信，一度當過他代言人的胡蘭成，自從他被羣奸傾軋，踢出偽府以後，景況

早就今非昔比了。他能闖進李士羣的家門，能夠衝到汪精衛的下榻之地——李厲二樓，但却無法見到老主子汪精衛的面，也未能躬逢其盛，參與盛宴，他只見了老汪心腹，舊日同「奸」林柏生和陳春圃，略略的寒暄了幾句，緊接着，他又折回樓下，找到了李士羣大辦交涉，仗着曩昔的交情，他緊逼李士羣，要他實踐諾言，回一趟上海，把吳四寶給保釋出來。

礙在汪精衛一行都在樓上，李士羣不便當場翻臉，拿胡蘭成如何？不過他實在是給胡蘭成逼得無路可走，只好借酒三分醉，跟胡蘭成七搭八搭的道：

「蘭成兄，那吳四寶在黃浦灘上無惡不作，你又不是不曉得的。」

「我曉得。」胡蘭成抗聲答道：「可是我也記得那天你罰的重誓。」

打了個哈哈，李士羣半開頑笑半認真的說：

「蘭成兄，人家吳四寶有的是錢，你蘭成兄却少的是錢，你連我都比不上啊。」

胡蘭成忿忿然的答道：

「今天我們所談的，並不關錢的問題。」

「哈哈！」李士羣仰天大笑，笑後再冷諷熱嘲的道：「蘭成兄，還說什麼不關錢的問題呢？我老實告訴你吧，你蘭成兄死了只能囑楠木棺材，我李士羣死了倒是可以囑銅棺材，那吳四寶死了，人家是要囑金棺材的，你就讓他去囑他的金棺材吧！」

胡蘭成聽後不禁勃然大怒，當場就發了話說：

「你是真醉呢，還是裝醉？還是酒後出真言？人人都可以說吳四寶不好，唯獨你不能說，而且你為什麼不早些說哩，偏要到現在才說這個話？你既對不起吳四寶，我也不再做你的朋友！」

李士羣又打了個哈哈道：

「我在跟你說玩話，你就發老急了。」

胡蘭成仍然疾言厲色的道：

「這種話豈能說得玩的！」

於是，李士羣只好見風使舵，正色的說：

「我和吳四寶的關係，比你深得多，我當然要去保釋他出來的。」

得了李士羣第二次的承諾，胡蘭成想想李士羣的為人，還是有點不放心，他要釘牢李士羣，不容他再逃脫，當夜他就睡在李士羣夫婦的緊隔壁。他方就寢，就有一名李士羣的衛士，端了一隻大炭盆進來，說是為他驅寒，當時，胡蘭成毫不在意的就睡了。

却是睡到半夜，胡蘭成忽然感到窒息，使他從夢魘之中一驚而醒，這才發現李士羣的衛士先已將門窗緊閉，整個臥室密不通風，但却滿佈炭氣，他差一點就被炭氣毒死，於是他掙扎起床，打開了窗門，把炭氣放出去，重新睡下，忍不住的說了一聲：

「好險！」

翌晨，汪精衛一行從蘇州回南京，胡蘭成緊跟着李士羣，同往蘇州車站送行。火車一開，揮手道別後，他便再逼李士羣說：

「我們現在就到上海去！」

這一次，李士羣不再推脫了，他爽氣的回答

道：

「好！我們這就走！」

三浦司令親授毒藥

兩人一到上海，使胡蘭成大出意外，因為李士羣毫不遲疑，立時三刻就到日本憲兵隊去，而且用不了多久，就把吳四寶給領了回來。當下胡蘭成和余愛珍真是喜從天降，高興萬分，余愛珍向李士羣千恩萬謝，李士羣却在告訴她說：

「東洋人說把四寶哥交給我接管，這不過是一句話，我就請四寶哥到蘇州去玩一晌吧。」胡蘭成和余愛珍正在歡天喜地，一時不疑有他，頓時便點點頭依允了。

吳四寶依舊是二百磅重的大塊頭，仍然白白胖胖，他由李士羣、胡蘭成、余愛珍陪着，回到自己的家。按照囚犯慣例，先理髮，後沐浴，去去霉氣，再換穿上新衣裳，然後到客廳上拜祖先，拜過之後，他忽又轉過身去，向李士羣屈膝下跪，答謝他的搭救之恩。就在這一會兒，他突如其來的流下了兩行眼淚。

李士羣怎麼又會把吳四寶給保釋出來呢？說來其中還有一段內幕，一大陰謀。原來，吳四寶在日本憲兵隊裏收攬人心，用小恩小惠，取得全監牢囚犯對於他的「擁戴」，儼然成為整座監牢的大龍頭了。與此同時，日本憲兵隊的上下人頭，全都拿過他的重賄，受過他的招待，兩月有餘，漸漸的都有了「感情」，於是吳四寶把握時機，再花一筆大錢，果然買通了日本憲兵隊長，向日本駐軍司令三浦提出了一項密報。

日本憲兵隊長在這項密報中說：吳四寶是殺人不敢眼的無賴漢，他在七十六號當過警衛大隊長，曾經雙手開槍，衝入租界，搗毀兩報館，又曾屠殺我國駐滬銀行人員，在一夜之間連殺十六人，只是他所屠殺的，都是中國人而已，對於日本人他是並無害處的。尤其，當他被捕之初，就有他的一名徒弟，慫不畏死的張國震，為了營救吳四寶，自動到日本憲兵隊投案，把吳四寶的滔天罪惡，一概攬在自己的身上，日本憲兵隊把張國震交給了七十六號，李士羣當下便將他綁赴刑場，執行槍決。——日本憲兵隊長指出，吳四寶的死黨密佈各處，時刻想要聚眾劫獄，再加上獄中囚犯又都成爲了他新收錄的死黨，有朝一日他若要誰變越獄，裏應外合，其後果將不堪設想。所以日本憲兵方面提出建議，爲防患未然計，不如把他送回給七十六號的頭腦李士羣，叫李士羣把他放了。

三浦司令根據這項密報，查明了密報種種大抵屬實，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，便命人通知李士羣，囑他照辦。日本方面知會李士羣之日，正值胡蘭成逼牢了李士羣同往上海保釋吳四寶之際，有此一層緣故，李士羣當然樂得做個順水人情了。

祇不過，儘管李士羣不能不把吳四寶從監牢裏領出來，但是他却決無可能放他一條生路，李士羣必欲置吳四寶於死地，在他來說那是斷難改變的。所以，他在領回吳四寶之前，就會和三浦司令商議過：要怎麼樣方可置於死，而不露絲毫痕跡？三浦司令笑了笑，回答他說：

「這是再容易不過的事情了，你要殺吳四寶，乾脆下毒好了。」

李士羣接口便說：

「下毒誠然是很容易，祇是，毒性發作而後，一定會露痕跡的，我和吳四寶是結拜兄弟，我總不能讓人發覺，是我毒死了吳四寶呀！」

三浦司令也是存心想幫他這一個忙，當下回答他說：

「殺人而不露痕跡的毒藥，在我們大日本的軍醫院裏，種類繁多，儘有的是。莫說殺一個人，就是要毒死千萬個人也儘够。」

語竟，他便傳令一名日本憲兵，取了一小瓶毒藥來，當面交給李士羣。這麼一來，吳四寶就算死定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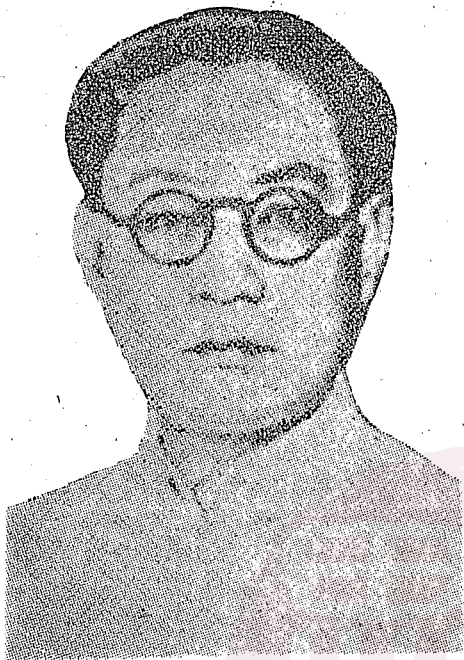
當李士羣把吳四寶帶回吳家，雙方三對六面的講定，次日一早，吳四寶就跟李士羣去蘇州，避避風頭。余愛珍說她也要跟吳四寶同去，當着胡蘭成的面，李士羣了無難色，一口答應。胡蘭成眼見吳四寶安然出獄，以爲他性命可保，認爲一件大事已了。當日他辭出以後，第二天一早，還直入吳四寶夫婦的臥室，看着余愛珍給吳四寶一面穿衣，一面細語叮嚀，他說他是專程前來送行的。吳四寶夫婦對他再四致謝，這才互道珍重而別。

一塊油餅一命歸陰

那裏想像得到，吳四寶夫婦到了蘇州才一天，第二天下午，胡蘭成便接到從蘇州吳家打來的長途電話，吳家的人哭着告訴胡蘭成說：

「吳先生已經過世了！」

這一驚，真是非同小可，胡蘭成放下電話，立刻趕到火車站，匆匆忙忙搭火車，趕到蘇州，一到蘇州吳家，但見裏外各門一律敞開，一色的老幃白幔，靈堂如雪。他快步跑到靈堂，眼見余愛珍跪在靈牀旁邊，哭得像淚人兒一般。胡蘭成、揭開老幃，定睛一看吳四寶的屍體，臉上居然乾乾淨淨，神情也是十分安詳，好端端的一個人，怎麼會無緣無故，不明不白的死去？胡蘭成仔細的一問，這才曉得：吳四寶在李士羣家裏喫了一頓中飯，他也在提防李士羣會得下毒，推說胃口不好，吃不下東西，後來實在經不起李士羣一再的勸，方才吃下了一個糖油餅，偏偏就是這個糖油餅暗藏殺機，吳四寶一回到自己家裏，不旋踵便一命歸陰。



常為吳四寶家座上客的周佛海。

胡蘭成深切自責，以為是他誤相信了李士羣，方才害了吳四寶的性命，「我雖不殺伯仁，伯仁却因我而死。」胡蘭成悲慟之餘，尤其義憤填膺，他竭力勸慰余愛珍，要她節哀順變，他更鄭重其事的說：

「妳放心，我一定要給四寶報仇！」

就由於這一句話，在偽府羣奸中掀起了絕大的波瀾，造成了偽朝內訌更精彩的一章。

余愛珍只顧哀哀的哭着，不過她總算沒有忘記一樁要緊事情，那就是汪精衛所下的通緝令若不取銷，她就無法為吳四寶辦喪事。

她哭哭啼啼的把她心意說出來了，胡蘭成的答覆是，我立刻就去辦。

胡蘭成出了蘇州吳家，他搭乘當夜的火車，再往南京趕。天色將曙，他進了南京城，直赴偽司法部次長汪曼雲的家裏，他就再在汪家寫好了一份聯名簽呈，請求汪精衛撤銷吳四寶的通緝令。然後帶了簽呈去找李士羣，那李士羣在南京也有個家的，當時他正在喫早點，一抬眼看見了胡蘭成，沒想到他來得這麼快，不由大吃一驚。却是，胡蘭成絕口不提吳四寶被害的事，他只是把聯名簽呈遞到李士羣的手裏，冷冷的說了句：

「請你簽個字。」

李士羣把那張簽呈拿起來一看，臉上露出為難的神色，他還

想推諉不簽，搪塞的說：

「你這是張聯名簽呈呀，等別人簽過了我再簽，好吧？」

但是胡蘭成却不再依他，乾脆來上一手「霸王硬上弓」，拿支筆往他手裏一塞，大聲的說：

「沒有功夫再找你了，你現在就簽！」

做賊心虛，迫於無奈，李士羣只好又一次在胡蘭成跟前低頭，他在聯名簽呈上，簽了個頭一名，通緝令是他要求汪精衛下的，此刻頭一個請求撤銷的也是他。真是出爾反爾，莫此為甚！

偽朝內訌胡李之鬥

胡蘭成逼定李士羣，叫他簽了頭名以後，胡蘭成再去找褚民誼、陳春圃等人，一一的簽了名，再由他自簽了末尾一個，催着陳春圃，拿去請汪精衛批准。當天下午，胡蘭成又趕回蘇州，向余愛珍覆命。

余愛珍給吳四寶辦喪事，份外的盛大鋪張，明說這是在為吳四寶盡最後的一份心，實則是她在向殺夫仇人李士羣作強烈的抗議，無言的示威。抗戰八年，大上海淪陷七年有餘，這其間恐怕只有吳四寶的那一次大出殯，最最熱鬧風光，甚至於在若干年後，老上海還在津津樂道。

吳四寶的徒子徒孫對於吳四寶之慘遭毒手，也感到至為憤懣，他們也為這場喪事出了大力。吳四寶的大出殯是從蘇州開始的，由胡蘭成、余愛珍雙雙扶柩，從蘇州到上海，特地包了一列專車，祇不過蘇州是李士羣的勢力範圍區，蘇州對於吳四寶之喪，反應是冷冷清清，漠不相關。

余愛珍身穿重孝，哭腫了一雙眼睛，她被女眷們攙扶着，一上火車，便往胡蘭成的身邊一坐，悲悲切切的喊了一聲：「胡次長！」毫不避嫌的頭往胡蘭成肩膀上一靠，又度哀哀的哭了起來。

運靈專車駛抵上海北火車站，就可以別出吳四寶的苗頭來了，吳四寶的徒弟徒孫，親戚朋友，一隊一隊的執拂來迎。靈柩抬出北火車站，執拂送殯者迅即排成一個極長的隊伍，馬路兩旁處處有人路祭，看熱鬧的空巷而出，人山人海，當然，絕大多數的人，都是為吳四寶作惡多端，落此下場，而在拊掌稱快。

出殯行列在大馬路上慢慢的走，一直走到萬國殯儀館，行過安靈禮，再由余愛珍捧着吳四寶的神主回家，到達時已是薄暮黃昏，一天半以前吳四寶從那裏活生生的走出去，一天半以後竟然祇剩了一座神主回家門，這就是黃浦灘上幾十年來罕於一見的殺人魔王最後結局，堪稱既可恨而又可憫。

然而，就偽朝內訂這一齣怪劇而言，這僅僅是一齣序場戲。

因為，為時不久，胡蘭成在「罷官」四個月後，忽焉又蒙汪精衛青眼相加，發表他為偽行政院法制局局長。這個偽法制局長是可以代汪精衛批公事的，偽官不大，却也相當的重要，——偽政府的每一件公事，都得通過胡蘭成這一關。

「一朝權在手，便將仇來報」，在汪精衛身邊紅遍半片天的李士羣，開始要吃苦頭了。胡蘭成看到了李士羣以偽江蘇省政府主席名義所上的頭一件呈文：「呈為舉行江蘇省土地及房產丈量

查報，現已籌備就緒，理合呈請備案」，胡蘭成看完了公事，不假思索，提起筆來就批下了如次數語：

「此乃關係重大之事，未經核准，何得逕請備案？着即不准。其擅自籌備就緒之機構及人事，着即撤銷。」

李士羣挨了胡蘭成劈頭一悶棍，自己心裏明白「毛病」出在那裏，只是敢怒而不敢言，唯有

再上呈文，先請批准。詎料胡蘭成還是專找他麻煩，根本就不賣他的賬，援筆批答：

「土地及房產丈量查報，惟宜行於戰後，今非其時，不准！」

李士羣這才明白從今而後可能樣樣事都辦不通了。一鱗方除，又樹一敵，而且胡蘭成遠比吳四寶難纏，自此，李吳火併就一變而為胡李相鬥，連台好戲，還在後頭。

臺灣航業股份有限公司

TAIWAN NAIGVATION CO., LTD

壹日定期線：基隆—高雄—神戶—大阪

<p>臺 永 輪 MV "TAI YUNG"</p>	<p>臺 雲 輪 MV "TAI YUAN"</p>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壹美西岸定期線：臺灣—洛山機—郎維—溫哥華—西雅圖

<p>臺 寧 輪 MV "TAI NING"</p>	<p>臺 壽 輪 MV "TAI SHOU"</p>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不定期線：

<p>臺 彰 輪 MV "TAI JOHN"</p>	<p>臺 康 輪 MV "TAI CORN"</p>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高馬客貨線：高雄⇄馬公

臺 澎 輪
MV "TAI PENG"

貨 運 接 洽 處

<p>總公司 地址：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號 電話：313465 313882 364883</p>	<p>基隆分公司 地址：基隆市海港大樓二樓 電話：22873 22663</p>	<p>高雄分公司 地址：高雄市捷興一街六號 電話：554155 554632</p>
---	--	--

客 票 代 售 處

<p>大洋旅行社 地址：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之一 電話：556662 556663 555055</p>
